

獎

荅曰罷榜事所論似過其中可疑者查出削去可也累啓 從之○辛丑

上復遣承旨敷諭于領議政李元翼曰予之托卿自同魚水卿不予以顧浩然出郊憂心耿耿達夜不安昨日之教已諭予意卿勿為疑速為入來俾安予心○夜良方有氣如火光○壬寅太白晝見○諫院啓曰癸丑獄事言之慘矣當初兇逆之徒將加極刑於金悌男又欲殺大君以及於慈殿舉國惴慄若不保朝夕而坡平君尹鞏附會兇逆率其徒黨首投兇疏以誅殺大君嚴鞫悌男以正邦刑為請此實大論之倡也鞏之罪固不容誅而網漏至今得保官爵物情莫不痛駁請命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荻曰今始論罪似為太晚休煩可也累啓 從之○夜五更流星出華蓋星下入上台星上色赤○上引見號牌廳堂上兵曹判書張晚曰校生落講宦軍乃是 祖宗朝法例故臣堅執初見而外間以為不為變通則大失人心云今聞李曙之言最是的當矣李曙曰校生落講則降宦軍保本非新規而今則人皆以為異事良民率多投屬於私賤落講者亦不宦役則軍籍將無以成形矣然人心之怨亦不可不慮姑勿宦役量宜收布約以三年講習然後更為考講汰宦則渠亦何敢怨也且三年收布則於國家不為無益議大臣從速處之何如 上曰然矣校生與業儒有異校生